

为引导青少年赓续红色血脉，坚定理想信念，铜仁市教育局携手贵州教育报主办了以“红色故土育新人，教育铸魂传血脉”为主题的征文活动。铜仁少年们用笔墨描绘“家门口”的红色故事，用青春创意传承红色精神。

近年来，贵州大力推进“四大文化工程”，为铜仁文化崛起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。其中，红色文化作为最鲜亮的底色，为铜仁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。

今天的铜仁，正不断挖掘和传承红色资源。通过讲好党的故事、革命故事、英雄烈士故事，推动革命传统教育、爱国主义教育、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，红色文化在黔东大地焕发出新的时代光芒。

本次征文活动自9月12日启动以来，截至9月30日，共收到铜仁市学生6000余篇（幅）作品。本着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组织评审专家对作品进行严格认真的评审。经过独立匿名评审、集中评审和终审核议，最终评选出高中组、初中组、小学组（作文类）一、二、三等奖；初中组、小学组、幼儿组（绘画类）一、二、三等奖。《贵州教育报·少年派》周刊现将部分一等奖作品进行第二次选登。

一等奖（初中组）

藏在老茶罐里的红色密码

德江县民族中学 安亚兰

清晨的风裹着茶山的气息钻进窗户，我踮着脚够橱柜顶层的老茶罐——土陶质地，罐身沾着岁月的茶渍，像块凝固的琥珀。拧开盖子，陈香扑面而来，爷爷的声音突然撞进耳朵：“这罐茶叶，藏着德江的红血。”

爷爷是煎茶镇的老茶农，也是村里的“红色讲解员”。小时候我总偷喝他泡的茶，嫌苦，他就笑着拍我的脑袋：“等你听懂了罐子里的故事，就不会嫌苦了。”去年秋天，学校组织“重走红军路”实践活动，目的地正是煎茶镇红军坪——那是1934年红三军路过时，村民们凑粮、熬茶的地方。

我们沿着新修的红色步道往上走，路边的石碑刻着“红军坪遗址”。讲解员姐姐指着一片齐腰高的野菊花：“当年红军就在这儿歇脚，村民们把仅有的炒青茶熬成大锅汤，给战士们暖身子。有个小战士喝着茶哭，说‘从来

没喝过这么香的茶’。”我蹲在碑前，指尖碰了碰泥土，忽然想起爷爷的老茶罐——是不是就是用这里的茶叶，熬出了岁月的甜？

傍晚回到爷爷家，他从床底摸出个红布包，层层展开，竟是半块缺角的茶砖。“这是当年红军走时，留给你奶奶的。”爷爷的手粗糙得像老茶树的皮，摩挲着茶砖上的“中国工农红军”字样，“奶奶说，红军战士饿着肚子，把茶砖掰成两半，一半留给她家娃治病，一半说要‘带着它找光明’。”茶砖的棱角硌着我的手心，忽然疼起来——原来“军民鱼水情”不是课本上的句子，而是茶砖的温度，是战士递出的半块希望。

回校后，我把茶砖的故事写进实践报告，又翻出爷爷的老相册：照片里，年轻的爷爷举着“红军万岁”的标语，站在红军坪的老槐树下；去年清明，爷爷带着村里的孩子给红军墓献花，小白花插在坟头，像片不会谢的云。班会课上，我泡了爷爷给的炒青茶，苦味散后，是一缕清甜。小敏吸着鼻子说：“这茶里，有红军的味道吧？”

现在，老茶罐就摆在我的书桌上。每天写完作业，我会倒一点茶叶在杯子里，看热水冲开茶渍，像展开一幅红色的画——画里有红军坪的大锅茶，有太奶奶手里的半块茶砖，有爷爷站在老槐树下的背影。妈妈说我最近爱“讲故事”了：给楼下的小朋

友讲红军喝大锅茶，给同桌看爷爷的茶砖，甚至在语文课上，我把茶砖的故事写成了作文，老师读着读着，眼睛红了。

昨天爷爷来学校看我，我举着老茶罐给他看：“您看，我把红军的茶，带到学校了。”爷爷摸着茶罐上的茶渍，笑出了满脸的皱纹：“傻娃，不是你带过去，是红土里的魂，跟着你走呢。”

风又吹进来，茶罐里的茶叶沙沙响，像红军走过步道的脚步声。我忽然懂了，所谓“红色故土育新人”，不是要我们记住多少故事，是要把红土里的温度、茶里的甜、战士的笑，变成自己的心跳——就像爷爷的老茶罐，不管放多久，一打开，还是当年的香。

放学时，我抱着老茶罐往家走。路过村口的红色文化墙，几个小朋友围在那里看“红军坪”的壁画。我走过去，指着壁画里熬茶的村民说：“知道吗？这茶，是给红军暖身子的。”小朋友们仰着脸，眼睛亮得像星星。

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，我听见风里传来爷爷的喊叫声：“小怡，回家喝炒青茶啦！”我笑着应着，手里的老茶罐，晃出一缕熟悉的陈香——那是红土的密码，是红军的牵挂，是我要守一辈子的，红色的根。

指导老师：胡荣

一等奖（小学组）

如果纪念碑会说话

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客田镇中心完全小学 陈子萱

清明的雨丝斜斜地织着，沾湿了我胸前的小白花。站在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乌江西岸石坡山的仰天窝，我望着那方刻着“苏联空军金角罗夫烈士之墓”的石碑，指尖轻轻拂过碑上斑驳的字迹。忽然好想知道，如果这座守护了乌江山川85年的纪念碑会说话，它会告诉我怎样的故事？

它大概会先带我回到1940年那个雾蒙蒙的清晨吧。那时的乌江水面还飘着薄霜，三架苏联援华航空队的轰炸机从桂林出发，完成轰炸南宁日军的任务后，却因浓雾迷了路。当然油一点点耗尽，飞行员们看到了乌江畔的坝田沙洲，那是他们唯一的迫降选择。可沙滩上早已聚满了拿着锄头、扁担的土家族乡亲——那时的人们还分不清机翼上没有国民党党徽的飞机是友是敌，只知道要守护家园。

纪念碑的声音或许会带着一丝哽咽，讲起第三架飞机降落时的危急时刻。为了避开人群，也为了不撞上前面两架已经着陆的战机，那架飞机果断转向横向江面。飞行员急速跳伞，却不幸被自家飞机碾过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这位牺牲的苏联空军少尉，档案里记着“精觉罗哥”，百姓们口口相传成“金角罗夫”，直到2024年俄罗斯驻华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来访，才揭开他的真实姓名——金琴柯·费道尔·菲利波维奇，那年他才29岁，和现在的大哥哥们差不多大。

它还会告诉我，当年沿河百姓是怎样厚待这位国际友人的。县长李拔夫赶制了大棺材，乡亲们送来特制的蛋糕和饼干，而幸存的苏联飞行员也拿出牛肉干、压缩饼干回赠。第二天，近万人戴着白花，鸣着鞭炮拥棺游街，把他安葬在迎将桥边。后来因为修乌江大桥，坟墓迁到了石坡公墓；1985年，铜仁地区行署又专款修缮；2016年，思州新区建起了金角罗夫烈士主题广场，广场上的绿色轰炸机模型，总让我想起课本里说的“中苏并肩反法西斯”的岁月。

去年学校组织看《迫降乌江》，银幕上土家族乡亲冒雨守护飞机、救助飞行员的画面，和纪念碑“说”的故事慢慢重合。原来那些课本里的“国际主义精神”，不是遥远的词汇，而是当年淇滩乡百姓放下锄头奔向沙滩的身影，是苏联飞行员为护民众安全果断转向的勇气，是85年来每逢清明，总有学生和老人来墓前献花的坚持。

雨停风拂松，我觉金角罗夫烈士纪念碑一直在“说”——以碑文、广场飞机模型、《迫降乌江》剧情及铜仁人代代记忆，讲战争年代家国情怀与国际友谊。身为学生，我们接过小白花与跨国界英雄精神，下山时我暗许：会一直听、讲它的故事。

指导老师：谭余强 毛席荣

一等奖（高中组）

悠悠箫笛声，浓浓军民情

——追忆家乡的红色记忆

玉屏民族中学 姚桦馨

提笔临笺之时，潸水汤汤，侗寨炊烟袅袅，稚子戏于风雨桥畔。此般安宁之景象令吾情不自禁追忆于八十余载前，先烈步履负囊，跋涉于玉屏之往事。今特以侗乡后学之身，追忆先辈及刻在吾辈血脉中的红色记忆，故作此文。

吾乡玉屏地处黔东之门户，青山似屏，流水如玉，故得此名。昔年红军经此，渐成黔东革命火种播散之地。吾还为孩童懵懂之时，常闻家中长辈诉说1936年红二、六军团转战玉屏之事。先辈顶顶风、踏霜径自新晃县入玉屏。过朱家场镇时有战士伤重不治，永眠于松林之下，乡民感其思义，择地而葬之。垒土以为坟，植松以为记。每至清明时节，必有菊花捧于墓前。八十余载，未曾断焉。

县档案馆有《红军过玉屏纪律册》一书，纸黄墨淡，其文曰：“借门必还，损稼必偿，市易皆公”。此十二字文采朴实，但皆为先烈以生命践行之诺。岁月如梭，而其中精神犹在。田坪镇杨氏女子年逾古稀犹记其母所言，当年红军过境见墙角有面黄肌瘦之二童，心有不忍，虽得半筐红

薯亦原封退还。临行之际，有军官解囊以银元数两曰：“为孩童购粮。”此等故事在侗乡村寨已成珍宝，代代相传。

朱家场镇老街青石板路蜿蜒其间，两侧木屋俨然。红军标语数处，至今赫然在壁可见。“打土豪，分田地。”“红军是穷人的队伍。”等标语风雨虽有剥蚀，然为民之心不可磨灭。乡民言往日国军迫民铲除，百姓乃以泥土覆于其上而掩之，昼伏夜出，精心呵护至解放后，此载革命理想之文才得以重见天日。今人特意保护且列为玉屏红色教育要地，游客络绎不绝。

小凤山烈士陵园内松柏森然，翠色凝霜。每至清明时节，全县各校学子服饰整肃排队而入。师则率诸生持帚执巾，次第拂拭碑碣，其动作也轻，恐惊长眠之英魂。丰碑之前师生肃立，国歌既奏，少者挺脊，目光炯炯。有述往日红军战事时，言及烈士捐躯处，队列中隐有啜涕声。盟誓之时，童声铿锵：“承先辈之烈士壮言，建吾之家乡！”礼毕，诸生将白菊献于碑前。拨云见日，金

光映“人民英雄永垂不朽”八字。春风拂过，松涛阵阵，仿若在诉赤色不朽之事。

夜临，潸水河畔旁灯火通明，恍若当年先烈火炬。水中倒影，灯火与星月交辉；岸上流光，霓虹共烛光相映。清风徐来，送茶花之芬芳；微波轻漾，碎月色于水面。远处笛声悠扬，乃广场中夜游之人所奏；近处笑语依稀，是闲步之人其乐也。嗟乎！一水盈盈，曾照铁马冰河；两岸熙熙，今呈舜日尧天！此夜此景，岂非先烈所愿见者乎？

先烈英灵未远，玉屏青山不忘、潸水清波不忘、侗乡古树青石俱不忘！吾常思：先烈当年所求者不过“耕者有其田，居者有其屋。”而今观玉屏远超于此，先烈以鲜血浇灌之花正于今日灿烂绽放！吾辈唯有时刻铭记幸福来之不易之理，方不能负这山河无恙，岁月静好！

指导老师：陈婷婷